

国家阴谋4

维也纳死亡事件

奥斯威辛解放前夕，纳粹留下最后一批犹太活口，逼迫他们掩盖集中营的真相。

“把这段话背出来，犹太人，不然我就扣下扳机。就说你们被转移去了东线，

有吃有喝还有工作。毒气室是编造出来的！”

“我做不到。”

长篇小说

丹尼尔·席尔瓦 [美]

王臻译

DANIEL SILVA
A DEATH IN VIENNA

同心出版社



国家阴谋 4

维也纳死亡事件

长篇小说

丹尼尔·席尔瓦 [美]

王 臻 译

DANIEL SILVA
A DEATH IN VIEN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阴谋4: 维也纳死亡事件 / (美) 席尔瓦著:

王臻译.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477-1103-3

I. ①国… II. ①席…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6067号

A DEATH IN VIENNA by Daniel Silva

Copyright © 2004 by Daniel Silv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01-2013-6831号

国家阴谋4: 维也纳死亡事件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毫米 × 127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字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国家阴谋5：巴勒斯坦军阀》 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贝佳斯花园附近的这条小胡同里，没有显出任何灾难来临的前兆。负责周边防御的意大利警察和保安正在斑驳的太阳底下懒洋洋地闲聊着。如同罗马的大多数外交部门一样，这里也有两个使馆，一个与意大利政府合作，另一个负责联系梵蒂冈。两个使馆都在工作间接办事务，此时大使们都在各自的办公室里。

十点十五分，一个矮胖的耶稣会会士摇摇晃晃地从山坡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公文包，里面是梵蒂冈国务秘书处下达的外交行动方针，其中包括了对以色列部队近期入侵伯利恒的谴责。这个胖胖的信使将文件交给了使馆工作人员，又气喘吁吁地朝坡上走去。过不了多久，这份文件将公之于世，其尖锐的措辞将使梵蒂冈尴尬上一阵子。这个信使是幸运的，如果他再晚来五分钟，恐怕就要和这份文件一同化为灰烬了。

而另外一些人就没那么走运了：比如说一家意大利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就此次中东事件的声明前来采访大使的；又比如说一个当地的犹太人代表团，针对下周将在维罗纳举行的新纳粹会议，他们前来要求大使保证对此表达公开谴责；再比如说一对意大利夫妇，他们反感欧洲新兴反犹太主义，因此打算咨询一些移民以色列的信息。总共有十四人正簇拥在使馆入口处，等待魁梧的短发安检人员搜身。而就在此时，一辆白色的货运卡车右拐驶进了这条小胡同，然后开始了它的死亡加速，冲向大使馆。

大部分人在卡车出现前先听到了动静。在这样一个如此宁静

的早晨，柴油机抽搐的咆哮声堪称暴力袭击。惊天动地的噪音引得意大利保安停止了闲聊，朝那边望去，在使馆门外聚集的十四人也纷纷扭头。那个矮胖的耶稣会会士正在街的另一端等巴士，他也把圆圆的脑袋从《罗马观察家报》中抬起来，朝发生骚乱的方向张望。

在斜坡的助力下，卡车开始了惊人的加速。拐弯时，巨大的载重偏向了两个车轮，车身险些侧翻。但它最终还是稳住了，笔直地冲向使馆区。

透过挡风玻璃，司机的面孔飞快地闪过，那是张年轻的脸，没有一点胡碴儿。他大张着嘴，双目圆睁，他似乎正一边死死地踩住油门，一边在对自己嘶吼着。不知为什么，雨刷也摆动着。

意大利安保人员立即作出反应：几个人躲到了钢筋混凝土障碍物后面，另一些人则扑向钢化玻璃造的保安岗。只有两名警官朝这辆疯狂的卡车开了火。车身上火光四溅，挡风玻璃支离破碎，但卡车丝毫没有减慢，反而加速撞向了使馆区。

事后，意大利保安机构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嘉奖，尤其难得的是，其中无一人擅离职守，虽然即使逃跑也改变不了他们已经注定的命运。

爆炸声从圣彼得广场传到西班牙广场，甚至传到了雅尼库鲁姆山。高层楼上的人们亲眼目睹了这难忘的一幕：橘红色的火球从贝佳斯别墅以北腾起，迅速化作了一团浓黑的蘑菇云。爆炸点方圆一英里内的窗户都被冲击波震得粉碎，附近教堂的彩色玻璃也不例外。梧桐树的树叶被纷纷震落，飞鸟在半空中猝死。地震监控中心的地质学家甚至怀疑罗马发生了一次中度地震。

这场爆炸事故中，意大利安保人员无一生还，遇难的还包括

在使馆外等候的十四人，以及不巧离爆炸点最近的大使。然而，这并不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辆车。那名梵蒂冈信使当时被爆炸的冲击力掀倒在地，他看到还有一辆车驶入了胡同。那是一辆蓝西亚轿车，载着四名男子飞驰而去，他以为那是警方的车正赶往现场。这位矮胖的神父站起身，穿过滚滚黑烟朝事故现场走去，希望能为伤亡者做些什么。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噩梦般的画面：蓝西亚的车门一齐打开了，车上那四个他以为是警官的男人开始向使馆区射击。那些在使馆建筑的废墟间挣扎求生的人们，被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生命。

四名持枪男子同时停火，回到了蓝西亚车上。当他们撤离熊熊燃烧的使馆区时，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举枪瞄准了那个耶稣会会士。神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准备迎接死亡。然而，这名恐怖分子只是笑了笑，便消失在了烟雾中。

第一部

中央咖啡馆的男人

1

维也纳

这是一间很难找的办公室——其设计意图也正是如此。在维也纳，它所在的街区因为夜生活而闻名，于是，其悲剧的过去就显得不为人知了。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尽头，它的入口处仅有一块小小的铜质标牌——“战争索赔及调查”。它的保安系统森严而醒目，是由一家位于特拉维夫的隐晦而神秘的公司负责安装的。一个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就设在大门的上方。来访者必须事先预约，而且要出具介绍信，访客还必须通过一道精密电磁计量仪。那里有两位女孩，一个叫蕾芙卡，一个叫萨拉，其中一位负责检查客人的手袋和公文包。她们的美艳令人如沐春风，作风却又不苟言笑、公事公办。

进屋后，访客要走过一条幽深恐怖的过道，穿过夹道的青灰色文件箱，然后会走进一间典型维也纳格调的房间。屋内铺着淡色地板，头顶是高高的天花板，一座座书架被数不尽的书籍、文件夹压弯了隔板。凌乱之中散发着学究气，倒也引人入胜。不过有些人却会在这里心生恐惧，因为暗绿色的防弹玻璃俯临着忧郁的庭院。

在这里坐镇的，是一名不修边幅又很不起眼的男士。这也正是他的特殊天赋所在。如果你走进房间，有时会看到他站在图书馆的梯子顶端，正找寻着某一本书籍。通常情况下他会坐在书桌后，在香烟的

笼罩下瞥望着成堆的文件和卷宗。访客到来之际，他会抽空写完一句话，或是在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做一段笔记，然后站起身，伸出他的小手，用敏捷的眼光迅速地打量着你，“在下伊莱·拉冯。”他一边谦恭地说着，一边和你握手。不过在维也纳，不消介绍，人人也都知道“战争索赔及调查”的主持者是何许人也。

如果不是拉冯的声名素著，单看他的外表，或许并不怎么受欢迎——衬衫的前襟长年沾着烟灰，外套是一件破旧的酒红色羊毛开衫，手肘上打着补丁，下摆也破了。有人怀疑他经济拮据，还有人猜想他是个禁欲主义者，甚至还有点疯癫。有位妇女曾来此求助，希望要回瑞士银行的存款，依据她观察得来的结论，拉冯一定是为了感情而伤透了心。若非如此，他从未结婚成家又该作何解释呢？在他自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又为何会露出一脸惨淡、如丧考妣呢？不管访客们作何猜想，结果往往都是一样的。大多数人都会黏着他，生怕会失去他。

他会请你坐上舒适的沙发。他会请姑娘们替他应付来电，然后将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朝自己嘴唇比划着说道：“上咖啡，麻烦你。”耳边会隐隐传来姑娘们的争吵声，推诿着这次该轮到谁了。蕾芙卡是来自海法的以色列人，橄榄色皮肤，黑色眼睛，性情固执而暴躁。萨拉来自富裕的美国犹太家庭，是波士顿大学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研究项目的研究生。比起蕾芙卡，她更加知性一些，所以也更富有耐心。她认为琐碎的细务不合她的身份，于是不惜耍诈甚至径直撒谎来逃避值日。蕾芙卡是个耿直的姑娘，并总是因此吃亏，所以，往往是她端着银质的托盘，不情愿地把咖啡送到桌上，然后闹着情绪退下来。

拉冯会见客人并无固定程式。他允许客人自己决定流程。如果有人问及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反感，如果被追问得太紧，他就会给人家解释，自己身为以色列最具天才的青年考古学家，为何会选择追查

大屠杀所遗留的未了之事，而没有留在饱经祸乱的祖国。不过，他对自己的过去也只会讲这么多，再也不愿意深入了。他不会告诉客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前期，他曾短暂地为恶名昭彰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过；他也不会对他们说，他至今仍被认为是机构中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街巷监控大师；而且，每年两次回以色列探望老母的时候，他都会去特拉维夫以北的一处高度隐秘的场所，向后辈特工人员传授经验。在情报部门内部，他至今仍被称为“幽灵”。而他的导师，也就是那位名叫阿里·沙姆龙的男人总是说，伊莱·拉冯这个人可以一边和你握着手一边消失无踪。这种说法并不算夸张。

他在客人面前很安静，就好像为沙姆龙执行监视任务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安静。他平常烟不离手，不过客人如果不喜欢，他就能克制得住。他通晓多种语言，不管你喜欢用哪一种语言谈话，他都乐意倾听奉陪。虽说他的眼底有时也会滑过迷惑不解，但他的目光却坚定而饱含同情。他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先藏在心里，直到客人将案情从头至尾讲完为止。他的时间是宝贵的，而他的决策也是迅速的。他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自己能帮得上忙，也清楚在哪些情况下不应该去招惹那些陈年旧事。

如果他接下了你的案子，会收取一小笔钱，用于起步阶段的调查工作。他索取费用的时候显然会有些扭扭捏捏，如果你付不起，他就会干脆给你买单。他的大部分运作经费来自捐赠，不过“战争索赔及调查”实在不是家盈利的企业，所以拉冯长期以来都囊中羞涩。在维也纳的某些圈子里，他的经费来源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那些人口中，拉冯被斥为好生事端的不速之客，而且还拿着国际犹太社区的经费，到处探头探脑多管闲事。在奥地利，许多人都巴不得战争索赔处永远关门才好。正因为有这些人，伊莱·拉冯才会将自己深藏在绿色的防弹玻璃后面。

某年的一月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拉冯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埋头应对着成堆的文件和卷宗。今天没有访客。事实上，自从拉冯上一次接待访客至今，已经过去许多天了。在这期间他的大块时间都被同一件案子占据。七点整，蕾芙卡将脑袋探进门里。“我们饿了，”她的话带有典型的以色列人的率直，“给我们弄点吃的吧。”拉冯虽然记忆力出众，却不太会记菜名。于是他一边依旧盯着案头的工作，一边举起手中的笔，在空中比画着，做出写字的样子——给我开个单子，蕾芙卡。

片刻后，他合上了卷宗，站起身。他望向窗外，只见雪花轻柔地飘落在院里的黑色砖地上。接着他穿上大衣，将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给自己头发稀疏的脑袋扣上了一顶帽子。他穿过门厅，来到姑娘们工作的房间。蕾芙卡的桌上堆满了德国军事档案，萨拉则不愧是书卷气永不消退的研究生，她的世界完全被书籍包围了。同往常一样，她们又在争吵。蕾芙卡想点多瑙河对岸的一家印度餐厅的外卖，萨拉想吃的是卡恩特纳大街上那家意大利餐厅的意粉。拉冯浑不在意，兀自端详着萨拉桌上的新电脑。

“这是什么时候买来的？”他打断了她们的争论。

“今天早上。”

“为什么要买新电脑？”

“因为买上一台的时候奥地利还有皇帝呢。”

“我有没有批准过你买新电脑？”

这话问得并不带威胁语气。因为姑娘们负责打理办公室，经常把各类文件都送到他眼皮底下，而他也常常是看也不看就把字签了。

“没有，伊莱，你没有批准过。是我父亲付的钱。”

拉冯微微一笑：“你父亲真慷慨。替我谢谢他。”

二妹继续辩论。同往常一样，萨拉又赢了。蕾芙卡写好单子，

威胁着说要把它钉在拉冯的袖子上。其实，她只是稳妥地把菜单塞进了他的大衣口袋，又轻轻推了他一下算是送他出门。“别喝咖啡耽搁了，”她说，“我们饿着呢。”

从战争索赔处往外走，几乎和走进去一样，是件大不容易的事。拉冯往墙上的键盘敲进一串号码。鸣声响起，他拉开了内层的安全门，来到一个安全隔间。内层大门闭合后十秒，外层门才能够打开。拉冯将脸凑近了防弹玻璃，向外窥看着。

街对面的一条窄巷巷口，阴影遮蔽之下站着一个肩宽背厚的身影——头戴呢帽，身披着防水布雨衣。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不仔细查看他的“尾巴”，伊莱·拉冯是没法就此走上维也纳街头的，不管在哪座城市都不行。他非但要审查有没有“尾巴”，而且还得牢牢记住那些面孔，那一张张在不同场合重复出现多次的面孔。这是一种职业本能。此刻，即使距离遥远，即使光线昏暗，他也能看得出来：在过去的几天里，眼前这个身影已经在街对面出现过好几次了。

拉冯检索着自己的记忆，就如同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检索着卡片的索引，终于，他找到了记忆中的画面。是啊，就是他。在犹太人广场，两天前。就是你跟踪我，当时我刚和那位美国记者喝过咖啡。拉冯继续“查阅”着“索引”，又从中找出了第二张“卡片”。那是在斯坦恩加撒大街，在一间酒吧的窗户里。就是他。那一次他没戴呢帽，正不经意地望着自己的啤酒杯。当时，拉冯刚刚在办公室里焦头烂额地忙了一天，正在滚滚人流中匆匆地穿行着。第三条“索引”多花费了他一些时间，因为他需要确定具体地点，不过他还是记起来了。在2路有轨电车上，晚高峰时间。拉冯被人紧紧地挤在车门上——那是个维也纳人，一张红润的脸盘，满嘴酒气和德国香肠的味道。那位戴呢帽的早已找了个位子坐下，正在安静地用车票的票根清理着自己的指甲。这是个很享受做清理工作的男人——拉冯当时这样

想。也许他的职业就是清扫什么东西。

拉冯转身按下了对讲器的按钮。没反应。快点啊，姑娘们。他又按了一次，然后回头望了望。戴呢帽穿雨衣的男子已经不见了。

扬声器里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是蕾芙卡。

“你是不是已经把菜单丢了，伊莱？”

拉冯再次用大拇指按下按钮。

“快出来，马上！”

几秒钟后，拉冯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隔着一道玻璃墙，两位姑娘出现在他面前。蕾芙卡冷静地输入着密码。萨拉在一旁静静站着，她的双眼紧盯拉冯，一只手扶着玻璃墙。

在他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有过爆炸声。蕾芙卡和萨拉先是被一团火球吞没，接着被气浪卷走了。内层大门向外飞出来。拉冯像一只儿童玩具一样被抛在空中，扭曲着后背，好像一名体操运动员。他如梦境中一般飞腾起来，只觉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翻转身体。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存在气流和撞击，他只知道他仰面躺在了雪地上，碎玻璃像冰雹一样落下。“我的姑娘们，”他悄声说着，渐渐滑进了沉沉的黑暗，“我美丽的姑娘们啊。”

2

威尼斯

这座土红色的小教堂是为卡纳雷吉欧区一个贫穷的教区而建的。修画师来到侧门前，在造型优美的玄月窗下停步，从自己防雨外套里掏出一套钥匙。他打开装饰繁复的橡木门的锁，悄步溜进门去。一阵寒风挟着沉重的湿气和古旧蜡烛的气味拂过他的面颊。他在半明半暗之中立定了片刻，然后穿过宁静的正十字架中殿，朝着教堂右侧的圣徒哲罗姆礼拜堂走去。

修画师的步态轻盈，略微有些向外侧弯曲的双腿透露出从容和笃定。他生了一张长脸，尖下巴，细巧的鼻子宛如用木头雕刻而成。他的颧骨宽阔，一双绿色的眼珠流露出一抹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气息。一头黑发剪得很短，两鬓处已经变成了灰色。从这样一张脸上，看不出他来自哪个国家；凭这张脸，这位修画师的语言天赋恰好可以自由选择。在威尼斯，他所用的名字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祭坛装饰画藏在帆布遮盖的脚手架后面。修画师抓住了铝制的管材，悄无声息地攀上了脚手架。他的工作平台同昨天下午离开时一模一样：画笔和调色盘，颜料和调色油，各归各位。他扭亮了一排荧光灯。要修的画是乔凡尼·贝利尼的最后一件大型祭坛画——此刻它

正在强烈的灯光下放射着光辉。圣人克里斯托弗站在画面的左侧，幼年基督就骑在他的肩上。他的对面站着图卢兹的圣路易斯，手里拿着权杖，头上戴着主教的冠冕，身披镶金的红色锦缎披风。在他们上方的一块平地上，圣徒哲罗姆面对着一部打开的《诗篇》，背后是色调鲜明的蓝天，配着棕灰色的云朵。每位圣人都彼此分开，单独面对上帝，如此彻底的隔绝感，细看之下几乎令人心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创作如此作品，实在令人惊异。

修画师在高耸的画幅面前静立不动，宛然变成了贝利尼巧手之下的第四位人物。他任凭自己的心神游离于形骸之外，徜徉在画幅中的景物之间。片刻后，他往调色盘里倒了些媒介剂，又加了些颜料，添了些稀释剂，将浓度和强度调至最佳。他再次抬眼望着画面。根据其温暖而丰富的色彩，艺术史专家雷蒙·范·马尔勒认定此作显然出自提香的手笔。虽说修画师对范·马尔勒不敢不敬，可还是认为他犯下了令人遗憾的错误。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修画师都曾经亲手修复过，因而熟谙他们的笔法，就如同熟悉自己眼眶周围的皱纹一般。圣乔凡尼礼拜堂的祭坛画是贝利尼受命创作的，而且接受任务的唯有他一个人。再说，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提香正不遗余力地想取代贝利尼成为威尼斯画坛的翘楚。修画师无论如何不相信乔凡尼能请得动年轻气盛的提香来给他助阵，更何况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作品。范·马尔勒如果功课做到了家，就不会犯下如此荒谬的错误贻笑大方。

修画师戴上一副眼镜式放大镜，瞄准了圣人克里斯托弗的玫瑰色外袍。这幅画一度饱受冷落，几十年来历尽寒暑风霜和香烛的熏烤。克里斯托弗的袍子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色泽，表面的颜色纷纷剥落，露出了里层的斑斑色块。修画师已经得到了授权，允许他修复时采用大胆的手段。他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作品原有的光彩。而艰巨之处在于，既要使它焕发光华，又不能太过做作，以免使之看起来像一件贻

品。简言之，他必须不着痕迹，要使这幅画好像是由贝利尼本人修复的一般。

修画师独自工作了整整两个小时。其间一派静寂，唯有街上窸窣的脚步声和店铺卷帘门升起的声音。十点整，威尼斯著名的圣坛清洗师阿德里安娜·齐内蒂来了，搅扰了修画师的清净。她从帆布后面探头进来，向修画师问候早安。虽然不胜其烦，他还是将放大镜推到头顶，朝工作平台下方瞥了一眼。阿德里安娜所处的位置，让人无法回避她衬衫里汹涌的乳房。修画师庄重地点头致意，然后望着她轻盈地滑上脚手架，好似一只自信满满的猫。阿德里安娜知道他与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那是个来自老犹太区的犹太女子。不过她还是一有机会就挑逗他，似乎只消一个媚眼，或是一次“偶然”的触碰，她就能瓦解他的防线。他始终羡慕她，居然还能用如此单纯的眼光看世界。阿德里安娜爱艺术，爱威尼斯美食，爱享受男人们的追捧。其他的事情，她才不在乎呢。

随后到来的是位年轻的修画师，名叫安东尼奥·波利蒂。他戴着太阳镜，一副宿醉模样。那德性好像他是个摇滚明星，正在老大不情愿地接受媒体采访。安东尼奥根本不屑给修画师道个早安。他们之间的厌恶是双向的。为了完成圣乔凡尼礼拜堂的修复项目，安东尼奥受命修复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的主装饰画。修画师认为这后生还不够格，每天晚上离开教堂前，他会暗中查看安东尼奥的工作平台，审视他的进展如何。

最后一个到来的是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他是圣乔凡尼礼拜堂项目的负责人，是位步履蹒跚的大胡子，身穿一件丝滑的白衬衣，粗脖子上围着一一条真丝围巾。在威尼斯的大街上，游客们会错把他当作帕瓦罗蒂。威尼斯本地人则极少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经营着全威尼斯最成功的艺术品修复公司。在威尼斯的艺术